



(to be completed by marker)

<i>Student Name: Zihan Xu</i>	
<i>Module Code: SICH4005</i>	<i>Student number: 2000015</i>
<i>Module title: Philology</i>	
<i>For completion by marker:</i> <i>Comments:</i>	
<i>Marker's signature:</i>	<i>Date:</i>
<i>Provisional mark:</i> NB. <i>All marks are provisional until confirmed by the final examination board.</i>	

淺析《龍龕手鏡》

一、前言

《龍龕手鏡》由遼代僧人釋行均所撰寫，大量收錄了之前的俗字。雖然收錄之俗字在音韻、文字亦或者是訓詁學上，都有極為寶貴的價值，但其歷史評價卻歷經一波三折。

其背後所反映的，不僅是歷代學者對《龍龕手鏡》態度之變化，也是對俗字重視程度的變化。本文將分段介紹《龍龕手鏡》與其中的俗字，嘗試從簡單介紹《龍龕手鏡》為著手處，同時由此簡介俗字與此書的價值。

二、為何要談《龍龕手鏡》與俗字

（一）《龍龕手鏡》之簡介

《龍龕手鏡》（以下簡稱《龍龕》）最初成書目的，是當時佛教盛行的背景下，僧人行均「睹香嚴之不精，寓金河而載緝¹」，為幫助廣大的佛教徒能更容易研讀佛教典籍，在五台山金河寺歷時五年寫就的字書。

竺家寧先生在《佛經語言之旅》中講到：「在《龍龕手鏡》之前，還沒有哪部字書像《龍龕手鏡》一樣收集了那麼多的俗字……此外，《龍龕手鏡》開字書音序檢字法之先河。」²彼時距離佛教傳入中國已經有了數百年的時間，人們傳抄謄寫之際，自然出現許多訛字、俗字，而這本「九仞功績，五變炎涼³」、收錄了兩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的字書，的確對當時的人們研讀佛經有著重大貢獻——尤其是識字量不高、文化水平一般的社會底層人民。

《龍龕》在分類時，多是先分其俗正，後附注音，釋義尾隨。如「**停**，俗；停，正，徒丁反，停，息止也，定也。」⁴有些字未有意義解釋，但必有讀音或反切法附。如「**鋼**，苦迴反。」⁵其重視讀音之原因，或許因《龍龕手鏡》成書之初的目的，就是旨在幫助佛教徒和潛在的信眾更好讀誦佛經。

1 〔遼〕釋行均：《龍龕手鏡》（《欽定四庫全書》本，經部十），卷1，頁11。

2 竺家寧：《佛經語言之旅》（台北：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5月），頁250。

3 〔遼〕釋行均：《龍龕手鏡》（《欽定四庫全書》本，經部十），卷1，頁11。

4 〔遼〕釋行均：《龍龕手鏡》（《欽定四庫全書》本，經部十），卷1，頁34。

5 〔遼〕釋行均：《龍龕手鏡》（《欽定四庫全書》本，經部十），卷1，頁20。

（二）俗字的定義是什麼？

在歷史上，曾有部分學者對《龍龕手鏡》價值有所低估。其主要原因之一，即是低估了書中廣泛收錄俗字之價值。而知俗字之價值，必先知道：什麼是俗字？

之前的學界對於俗字，似乎還存有界定上的不同意見。例如黃征先生對俗字的觀點是：「漢語俗字是漢字史上各個時期流行於社會各社會階層的不規範的異體字。」⁶而褚群武與余雷先生在《現代俗字的來源》一文中，對此作了幾家觀點的比較：「唐蘭先生認為：『由商、周古文字到小篆，由小篆到隸書，由隸書到正書，新文字總是舊文字的簡俗字。』陳五雲認為：『一個字如果有繁簡兩體(如識和鐵)，《簡化字總表》公佈之後，鐵作為法定正字，那麼繁體字就成為異體字，也就是俗字。不再是教學、印刷的正規字體了。』張湧泉《敦煌俗字研究》中說：『凡是區別於正字的異體字，都可以認為是俗字。』…謝世涯在《新日中簡體字研究》中說：『所謂俗體。是指民間通用的字，包括異體字、行業字、手頭字等。』⁷

綜上所述，有將俗字等同於異體字的，也有將俗字歸於異體字的一種的，也有如謝世涯先生更是將異體字等歸納於俗字的。如今多將俗字認為是異體字的一種，大多是流行於民間、而尚未得到官方認可的字，屬於異體字的一種，與正字則是相對的。

三、《龍龕手鏡》與俗字價值所受之褒貶

（一）、批評與謬誤

《龍龕手鏡》成書後收到許多批評，尤其是在許多清朝學者的眼中更是變得如莠之亂苗，不但沒有貢獻，且誤人子弟。如李慈銘，「他在虛竹齋刊印之《龍龕》上題跋曰：『此書俗謬怪妄，不可究詰，全不知形聲偏旁之誼。又轉寫訛亂，徒淆心目，轉滋俗惑，直是廢書，不可用也。』⁸」又如錢大昕之言，「錢大昕指出《龍龕》廣收俗字、訛字：『歪甬孛，本俚俗之妄談；……悉魚豕之訛字，而皆繁征博引，汙我簡編。指事形聲之法，掃地盡矣！』」⁹

然清儒所言亦有其根據，以下略舉三例。

6 黃征：《敦煌俗字典·前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頁 9。

7 褚群武，余雷：〈現代俗字的來源〉，《考試週刊》第 22 期（2010 年），頁 36。

8 竺家寧：《佛經語言之旅》（台北：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 5 月），頁 254。

9 竺家寧：《佛經語言之旅》（台北：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 5 月），頁 254。

一、《龍龕》在注音上存在不少錯誤，例如疑似將「𠂔」字之「從干反」注為「徒干反」；

二、釋義上的錯誤。如「𠂔，音良，武也。」¹⁰，《龍龕》釋義多用《廣韻》、《玉篇》等書，而《廣韻·陽韻》中記載：「𠂔，賦也，呂張切。」¹¹《集韻》中亦記載：「𠂔，賦斂也。」¹²則《龍龕》實誤。

三、引文上的錯誤。如「𠂔，音田，作田也。《說文》云『轅車，古卿車也。』」¹³然而《廣韻·先韻》記載：「𠂔，作田也。《說文》云『中也。《春秋傳》曰：『乘中𠂔，一轅車。』』古輕（卿）車也。」¹⁴，考之今本《說文》亦如《廣韻》，則《龍龕》與原文相去甚遠。

然是否《龍龕》就如清儒所言如一廢書？今天諸多學者已經證明了其價值。然而從前人評語如錢大昕所言「本俚俗之妄談¹⁵」中，不僅僅能看出其對《龍龕手鏡》之反對，更能看出部分當時社會精英知識分子對俗字收集工作、甚至對於多流行於社會底層的俗字價值的不重視與不認可。

這也可能是因為當時之考古學尚未完善，當時學者不見敦煌藏經洞出世，雖然有如王懿榮、羅振玉等學者，但時人對於古代之文物書籍，未有完備之理論或技術，亦或對於破譯漢簡等文物的急切需求。道士王圓籙於光緒二十六年（公元 1900 年）發現敦煌藏經洞，敦煌藏經洞正式研究年代還要更晚，而彼時錢大昕已去世百年，李慈銘也去世二十年左右，他們也和《龍龕手鏡》與敦煌文物研究的興起無緣了。

（二）認識《龍龕手鏡》之價值與其優點

在敦煌學興起後，學者紛紛研究其中文物，然其中文字難以辨認，更多謬誤。來自台灣的潘重規先生首次發現了《龍龕手鏡》大量收錄當時俗字之特點，有著破譯敦煌寫本極重要之價值。

潘先生在《龍龕手鏡新編》一書中專門對此談到：「敦煌寫本數萬卷復現於天壤間，讀者擿埴冥途，暗中摸索，求一導夫先路者不可得；而《龍龕手鑑》炳然一燈，閃耀千

10 〔遼〕釋行均：《龍龕手鏡》（《欽定四庫全書》本，經部十），卷 3，頁 10。

11 〔宋〕陳彭年，〔宋〕丘雍：《重修廣韻》（《欽定四庫全書》本，經部十，小學類），卷 2，頁 68。

12 〔宋〕丁度：《集韻》（《欽定四庫全書》本，經部十，小學類），卷 3，頁 112。

13 〔遼〕釋行均：《龍龕手鏡》（《欽定四庫全書》本，經部十），卷 1，頁 36。

14 〔宋〕陳彭年，〔宋〕丘雍：《重修廣韻》（《欽定四庫全書》本，經部十，小學類），卷 2，頁 8。

15 竺家寧：《佛經語言之旅》（台北：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 5 月），頁 254。

古。照明發伏，得不謂為學林之大幸耶？」¹⁶也可惜清儒「……不見敦煌遺書，未明真相，橫加詆毀，遂使《龍龕手鑑》之功效，鬱千載而不彰。」¹⁷

《龍龕手鏡》作為第一部音序檢字法的字書，除去對字書發展以及敦煌學研究的重要價值外，作為遼國人所寫之書，亦傳入了高麗。而當初行均之原本早已遺失，如今多用的卻是王氏高麗刻本，亦可證當時遼國與宋、高麗等國文化交流。

四、結語

如今學者對《龍龕手鏡》的研究多是從音韻、訓詁和文字方面進行分析，尤其是對於俗字、疑難字的研究。有學者正在研究其與《一切經音義》之關聯，也有學者如曹星晨認為可以從文字學古文方面進行研究討論。

總的來說，《龍龕手鏡》與俗體字的價值正在被學者們愈加重視，並從多方面進行探討。歷史也告訴我們，在進行學術研究時，應當時時刻保持著謙虛、理性的態度，不可輕視任何人事物。如對其有疑，則當闕且札記，以待後之學者。

16 潘重規：《龍龕手鏡新編》（台北：石門圖書公司，1980年），頁17-18。

17 潘重規：《龍龕手鏡新編》（台北：石門圖書公司，1980年），頁17-18。

參考文獻

一、古典專書（按朝代）

〔遼〕釋行均：《龍龕手鏡》，《欽定四庫全書》本。

〔宋〕陳彭年，〔宋〕丘雍：《重修廣韻》，《欽定四庫全書》本。

〔宋〕丁度：《集韻》，《欽定四庫全書》本。

二、現代專書（按姓氏筆畫）

竺家寧：《佛經語言之旅》，台北：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5月。

竺家寧：《漢語語法之旅》，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8年。

黃征：《敦煌俗字典·前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潘重規：《龍龕手鏡新編》，台北：石門圖書公司，1980年。

三、期刊論文（按時間先後）

王綿厚：〈遼代佛學字書《龍龕手鏡》考略〉，《社會科學輯刊》第6期，2001年。

鄭賢章：〈《龍龕手鏡》闕失略論〉，《古漢語研究》第4期，2001年。

殷梅：〈淺談當前俗字研究的意義〉，《山東文學》第3期，2008年。

褚群武，余雷：〈現代俗字的來源〉，《考試週刊》第22期，2010年。

黃文博：〈試析遼代《龍龕手鏡》的價值〉，《赤峰學院學報》第7期，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7月。

曹星晨：〈《龍龕手鏡》研究綜述〉，《文學教育》，2020年5月。

竇懷永：〈《龍龕手鏡》所收唐諱字形論析〉，《浙江大學學報》第2期，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3月。

四、碩博士論文（按時間先後）

單莉萍：〈敦煌俗字認知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2020年。